啟顏錄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啟顏錄
作者：侯白　隋朝

《啟顏錄》，中國古代文言軼事小說類笑話集。隋代侯白撰。《舊唐誌》、《新唐誌》均有記載。十卷，原本亡佚。今存殘本或收錄遺聞者八種。時代最早的是敦煌寫本，現藏英國倫敦博物館。

卷上

論難

北齊高祖嘗以大齋日設聚會。時有大德法師開道，俗有疑滯者，皆即論難，並援引大義，廣說法門，言議幽深，皆存雅正。石動莆最後論義，謂法師曰：「且問法師一個小義，佛常騎何物？」法師答曰：「或坐千葉蓮花，或乘六牙白象。」動莆云：「法師全不讀經，不知佛所乘騎物？」法師又即問云：「檀越讀經，佛騎物何？」動莆答云：「佛騎牛。」法師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動莆曰：「經云：『世尊甚奇特，』豈非騎牛？」坐皆大笑。又謂法師曰：「法師既不知佛常騎牛，今更問法師一種小事：比來每經之上，皆云價值百千兩金；未知百千兩金，總有幾斤？」法師遂無以對。一坐更笑。

高祖又嘗作內道場，時有一大德法師，先立無一無二、無是無非義。高祖乃令法師升高座講，還令立其舊義。當時儒生學士，大德名僧，義理百端，無難得者。動莆即請難此僧，必令結舌無語。高祖大悅，即令動莆往難。動莆即於高座前褰衣闊立，問僧曰：「看弟子有幾個腳？」僧曰：「兩腳。」動莆又翹一腳向後，一腳獨立，問僧曰：「更看弟子有幾個腳？」僧曰：「一腳。」動莆云：「向有兩腳，今有一腳，若為得無一無二？」僧即答云：「若其二是真，不應有一腳，腳既得有一，明二即非真。」動莆既以僧義不窮，無難得之理，乃謂僧曰：「向者劇問法師，未是好義，法師既云：『無一無二，無是無非。』今問法師此義，不得不答。弟子聞天無二日，土無二王，今者天子一人，

臨御四海，法師豈更得云無一？卦有乾坤，天有日月，皇后配於天子，即是二人，法師豈更得云無二？今者帝德廣臨，無幽不照，昆蟲草木，皆得其生，法師豈更得云無是？今既四海為家，萬方歸順，唯有宇文黑獺，獨阻皇風，法師豈更得云無非？」於是僧遂嘿然無以應，高祖撫掌大笑。

高祖又嘗集儒生會講，酬難非一。動莆後來，問博士曰：「先生，天有何姓？」博士曰：「天姓高。」動莆曰：「天子姓高，天必姓高，此乃學他蜀臣秦宓，本非新義。正經之上，自有天姓，先生可引正文，不須假託舊事。」博士云：「不知何經之上，得有天姓？」動莆云：「先生全不讀書，《孝經》亦似不見。天本姓也，先生可不見《孝經》云：『父子之道，天性也。』此豈不是天姓？」高祖大笑。

動莆又嘗於國學中看博士論難云：「孔子弟子達者有七十二人。」動莆因問曰：「達者七十二人，幾人已著冠？幾人未著冠？」博士曰：「經傳無文。」動莆曰：「先生讀書，豈合不解孔子弟子著冠有三十人，未著冠者有四十二人？」博士曰：「據何文以知之？」動莆曰：「《論語》云『冠者五六人』，五六三十也；『童子六七人』，六七四十二也，豈非七十二人？」坐中大悅。博士無以應對。

高祖又嘗以四月八日齋會講說，石動莆時在會中，有大德僧在高座上講，道俗論難，不能相決。動莆後來，乃問僧曰：「今是何日？」僧答云：「是佛生日。」動莆即云：「日是佛兒。」僧即變云：「今日佛生。」動莆又云：「佛是日兒。」眾皆大笑。

隋盧嘉言嘗就寺禮拜，因入僧房，有一僧善於論議，嘉言即與之談話，因相戲弄，此僧理屈。同座更有二僧，即助此僧酬對，往復數回，三僧並屈。嘉言乃笑而謂曰：「三個阿師，並不解樗蒲，何因共弟子論議？」僧即問曰：「何意論議，須解樗蒲？」嘉言即報曰：「可不聞樗蒲人云：『三個禿不敵一個盧。』阿師何由可得？」弟子觀者大笑，三僧更無以應。

隋有三藏法師，父本商胡，法師生於中夏，儀容面目，猶作胡人，行業極高，又有辯捷。嘗以四月八日設齋講說，當時朝官及道俗觀者數千餘人，大德名僧及官人有辯捷者前後十餘人論議，法師隨難即對，義理不窮，無難得者。最在後，有一小兒，姓趙，年始十三，即於眾人中出。眾以法師辯捷，既已過人，又復向來論議，皆是高名舊德，忽即見此小兒，形容幼小，欲來論議，眾咸怪笑。小兒精神自若，即來就座，大聲語此僧曰：「昔野幹和尚，自有經文，未審狐作暗梨，出何典誥？」僧即語云：「此郎君子，聲高

而身小，何不以聲而補身？」小兒即應聲報云：「法師以弟子聲高而身小，何不以聲而補身；法師既跟深而鼻長，何不截鼻而補眼？」眾皆驚異起立大笑。當時既是夏月，法師左手把如意，右手搖扇，既為眾人笑聲未定，法師又思量答語，即以所搖之扇，掩面低頭。小兒又大聲語云：「圓扇團團，形如滿月，不藏顧菟，翻掩雄狐。」眾又大笑。法師即去扇，以如意指麾別送，問並語未得盡，如意頭遂擺落。小兒即起謂法師曰：「如意既折，義鋒亦催。」即於座前，長揖而去。此僧既怒且慚，更無以應。眾人無不歡笑，驚難稱嗟。

辯捷

齊徐之才有學辯捷，又善醫術。尚書王元景罵之才為師公，之才應聲答曰：「既為汝師，復為汝公，在三之義，頓居其兩。」

陳徐陵為散騎常侍，聘隋，隋文帝時在東都，選朝官有辯捷者，令對南使。當時初夏微熱，又徐是南人，隋官一人弄徐陵曰：「今日之熱，總由徐常侍來。」徐陵應聲答曰：「昔王肅入洛，為彼製儀，今我來聘，使卿知寒暑。」眾遂無答。徐陵時年七十五，復有一人問曰：「徐常待年幾？」徐陵又即答曰：「小於如來五歲，大於孔子二年。」眾人皆笑，又無以報。隋文帝既以徐陵辯捷，頻有機俊，無人酬對，深以為羞，乃更訪朝官有誰可令使，當時有人舉盧思道頗有辯捷，堪令對使。文帝聞之，甚喜，即召思道，令對南使。朝官俱送往見徐陵，徐陵遙見思道，年最幼小，笑曰：「此公甚小。」思道遙即應曰：「以公小臣，不勞長者。」須臾坐定，徐陵謂思道曰：「昔殷遷頑人，本居茲邑，今之存者，並是其人。」思道應聲答曰：「昔永嘉南渡，盡居江左，今存者唯君一人。」眾皆大笑。徐陵遂無以可答。

隋薛道衡為聘南使，南朝無問道俗，但是有機辯者，即方便引道衡見之。有一僧甚辯捷，乃令於寺上佛堂中讀《法華經》，將道衡向寺禮拜。至佛堂門邊，其僧乃大引聲讀《法華經》云：「鳩盤荼鬼，今在門外。」道衡即應聲還以《法華經》答云：「毗舍闍鬼，乃住其中。」僧徒愧服，更無以相報。

隋朝令盧思道聘陳，陳主敕：「在路諸處，不得共語，致令失脫。」思道既渡江，過一寺中，諸僧與思道設食，亦不敢有言，但處分索飲食而已。後索蜜湯益智勸思道，思道嘗之，思道笑曰：「法師久服無效，何勞以此勸人？」僧既違敕失脫，且慚且懼。思道至陳，手執國信，陳主既見思道，因用《觀音經》語弄思道曰：「是何商人？齎持重寶。

」思道應聲，還以《觀音經》報曰：「忽遇惡風，遂漂墮羅剎鬼國。」陳主大慚，遂無以應。

陳朝又嘗令人聘隋，隋不知其人機辯深淺，乃密令侯白改變形貌，著故弊衣裳，詐為賤人供承。客使謂是貧賤，心甚輕之，乃傍臥放氣，與之言語。白心甚不平，未有方便。使人臥問侯白曰：「汝國馬價貴賤？」侯白即報云：「馬有數等，貴賤不同：若是伎倆有筋腳，好形容，直三十貫已上；若形容不惡，堪得乘騎者，直二十貫已上；若形容粗壯，雖無伎倆，堪馱物，直四五貫已上；若彆尾　　蹄，絕無伎倆，旁臥放氣，一錢不直。」於是使者大驚，問其名姓，知是侯白，方始慚謝。

越公楊素戲弄侯白云：「山東人多仁義，借一而得兩。」侯白問曰：「公若為得知？」素曰：「有人從其借弓，乃云揭刀去，豈非借一而得兩？」白應聲曰：「關中人亦甚聰明，問一而知二。」越公問曰：「何以得知？」白曰：「有人問：『比來多雨，渭水漲不？』報曰：『灞漲。』豈非問一而知二？」越公於是服其辯捷。

昏忘

隋時王德任尚書省員外，為人健忘，從朝堂還入省，遂錯上尚書廳，謂為本廳，乃大聲喚番官，因即坐尚書床上，令取線鞋來脫靴。其看尚書人曰：「此尚書廳也，尚書在此。」德遂狼狽下階，而走本廳，未坐，便向廁，付笏與從後番官，把笏立於廁門之側。德從廁出，見番官把笏而立，即驚問曰：「公是何官人？」番官曰：「是向者從公人。」德始覺悟。乃取笏上廳坐，顧見向者番官尚立，又更問曰：「君是何人？」番官曰：「是番官。」德乃執笏近前挹曰：「公作官來幾番？」番官不知所答，掩口而退。

鄠縣有一人多忘，將斧向田斫柴，並婦亦相隨。至田中遂急便轉，因放斧地上，旁便轉訖，忽起見斧，大歡喜云：「得一斧。」仍作舞跳躍，遂即自踏著大便處，乃云：「只應是有人因大便遺卻此斧。」其妻見其昏忘，乃語之云：「向者君自將斧斫柴，為欲大便，放斧地上，何因遂即忘卻？」此人又熟看其妻面，乃云：「娘子何姓，不知何處記識此娘子？」

隋柳真為洛陽令，恍忽多忘。曾有一人犯罪，合決杖，柳真見其罪狀，大嗔，索杖欲打，即脫犯罪人衣裳於庭中，坐訖，猶未行杖，即有一客來覓柳真，柳真引客向房中語話。當時寒月，其犯罪人緣忍寒不得，即暫起向廳屋頭向日，取襖子散披蹲地。柳真須臾送

客出廳門，還，遙見此人，大叫嗔曰：「是何物人，敢向我廳邊覓虱？」此人出門徑走，更不尋問。

鄠縣董子尚村，村人並癡，有老父遣子將錢向市買奴，語其子曰：「我聞長安人賣奴，多不使奴預知之，必藏奴於餘處，私相平章，論其價直，如此者是好奴也。」其子至市，於鏡行中度行，人列鏡於市，顧見其影，少而且壯，謂言市人欲賣好奴，而藏在鏡中，因指麾鏡曰：「此奴欲得幾錢？」市人知其癡也，誑之曰：「奴直十千。」便付錢買鏡，懷之而去。至家，老父迎門問曰：「買得奴何在？」曰：「在懷中。」父曰：「取看好不？」其父取鏡照之，正見眉鬚皓白，面目黑皺，乃大嗔，欲打其子，曰：「豈有用十千錢，而貴買如此老奴？」舉杖欲打其子。其子懼而告母，母乃抱一小女走至，語其夫曰：「我請自觀之。」又大嗔曰：「癡老公，我兒止用十千錢，買得子母兩婢，仍自嫌貴？」老公欣然。釋之餘，於處尚不見奴，俱謂奴藏未肯出。時東鄰有師婆，村中皆為出言甚中，老父往問之。師婆曰：「翁婆老人，鬼神不得食，錢財未聚集，故奴藏未出，可以吉日多辦食求請之。」老父因大設酒食請師婆，師婆至，懸鏡於門，而作歌舞。村人皆共觀之，來窺鏡者，皆云：「此家王相，買得好奴也。」而懸鏡不牢，鏡落地分為兩片。師婆取照，各見其影，乃大喜曰：「神明與福，令一奴而成兩婢也。」因歌曰：「合家齊拍掌，神明大歆饗。買奴合婢來，一個分成兩。」

梁時有人，合家俱癡，遣其子向市買帽，謂曰：「吾聞帽擬成頭，汝為吾買帽，必須得容頭者。」其子至市覓帽，市人以皂絁帽與之，見其疊著未開，謂無容頭之理，不顧而去。曆諸行鋪，竟日求之不獲。最後，至瓦器行見大口甕子，以其腹中宛宛，正是好容頭處，便言是帽，取而歸。其父得以成頭，沒面至項，不復見物。每著之而行，亦覺研其鼻痛，兼擁其氣悶；然謂帽只合如此，常忍痛戴之。乃至鼻上生瘡，項上成胝，亦不肯脫。後每著帽，常坐而不敢行。屬歲朝，子孫當拜歲，先語家中曰：「汝子孫欲拜歲者，可早來，阿公若著帽坐待竟，即不見你去。」其朝，老父欲受家人拜歲，不可露頭，便戴帽坐待。家人拜歲總至，拜於階下。老父已戴帽，一無所見。長新婦前拜賀，因祝：「願公口還得出氣，眼還得見明，頭還依舊動，腳還不廢行。子子孫孫俱載帽，長住屋裏坐萌萌。」

梁時有一書生，性癡而微有詞辯，不曾識羊，有人餉其一羝羊，乃繩係項，索入市賣之。得價不多，頻賣不售。市人知其癡鈍，眾乃以獼猴來換之。書生既見獼猴，還謂是其舊羊，唯怪其無角，面目頓改，又見獼猴手腳不住，只言市人捩去其角，然為獼猴頭上無瘡痕，不可為驗，遂隱忍不言。乃牽獼猴歸家而詠曰：「吾有一奇獸，能肥亦能瘦。向

者寧馨亶，今來爾許臭。數回牽入市，三朝賣不售。頭上失卻皂莢子，面孔即作橘皮皺。」

隋初有同州人負麥飯入京糶之。至渭水上，時冰正合，欲食麥飯，須得水和，乃穿冰作孔取水，而謂冰孔可就中和飯，傾飯於孔中。傾之總盡，隨傾即散，其人但知歎惜，竟不知所以。良久，水清，照見其影，因叫曰：「偷我麥飯者祇是此人。此賊猶不知足，故自仰面看我。」遂向水打之，水濁不見，因大嗔而去，云：「此賊始見在此，即向何處？」至岸，見有砂，將去便歸。

隋時有一癡人，車載烏豆入京糶之，至灞頭，車翻，復豆於水，便棄而歸，欲喚家人入水取。去後，灞店上人競取將去，無復遺餘。比回，唯有科鬥蟲數千，相隨遊泳。其人謂仍是本豆，欲入水取之。科鬥知人欲至，一時驚散。怪歎良久，曰：「烏豆，從你不識我，而背我走去，可畏我不識你，而一時著尾子。」

陳長沙王叔堅性驕豪暴虐，每食，常遣倉曹哺飯至，至食欲飽，即問倉曹云：「可罷未？」倉曹若報道可罷，便嗔責云：「汝欲餓煞儂。」乃與杖一頓。若報道未可罷，又責云：「汝欲漲煞儂。」復令與杖一頓。每一食間，倉曹未嘗免杖。後食生菜，令倉曹作生菜羹，至食了已來，更無所問，乃索漿水嗽口。倉曹私喜，謂得免杖。嗽口訖，又責倉曹云：「何因生菜第五羹中，都無蓼味？」復令與杖一頓。

隋鄭元昌，山東望族，因嫁女與京下仕人，送女入京。在禮席上，男夫婦女親戚聚會，座上有四五十人。元昌最為尊老，坐居第一，眾共觀瞻。先不識石榴，席上令訂數顆，元昌取其一顆，並皮食之，覺其味極酢澀，乃謂主人曰：「此著嘴餶飿，欲似未熟，請更為煮之。」座上莫不大笑。

河東下里風俗，至七月七日，皆令新婦拜賀阿家，似拜歲之禮，必須祝願。有一新婦祝阿家云：「七月七日新節，瓜兒瓟子落喹。願阿家宜兒，新婦宜薛。」〈（河東人呼婿為薛）〉

鄠縣有人將錢絹向市，市人覺其精神愚鈍，又見頦頤稍長，乃語云：「何因偷我驢鞍橋去，將作下頷？」欲送官府，此人乃悉以錢絹求充驢鞍橋之直，空手還家，其妻問之，具以此報。妻語云：「何物鞍橋，堪作下頷？縱送官府，分疏自應得脫，何須浪與他錢絹？」乃報其妻云：「癡物，儻逢不解事官府，遣拆下頷檢看，我一個下頷，豈只直若

許錢絹？」

虢州錄事姓盧，家中有棗新熟，乃諮刺史云：「有新棗願欲奉公。」刺史甚喜。錄事乃令其弟將棗來，送與刺史宅。已通，刺史未取棗間，其弟乃自吃棗總盡。須臾，錄事自來問：「使君取棗未？」其弟報云：「向來已自吃盡。」錄事大怒云：「癡漢，他喚你作何物人？」其弟報云：「只喚作盧錄事弟。」又問云：「何物生即吃盡如許棗？」其弟又報云：「一顆一顆吃即盡。」錄事又嗔云：「此漢是何物體裏？」又報云：「吃棗來，體裏渴剿剿。」錄事更無以應，乃慚謝刺史而歸。

虢州湖城人常青奴，為性癡鈍，簡點入軍，合養官馬，配得一匹騅馬。果毅總令所是養馬衛士，並通馬毛色。青奴通云：「養灰馬一頭。」果毅嗔其不知毛其為勿，喚馬作頭，決二十，語云：「明日莫遣不得，即處分；諸衛士勿令教之。」此人即歸家，嗟歎不食。其嫂新產在蓐，見其歎恨，即問之：「郎君何所嗟歎？」青奴即云：「果毅遣通養馬毛色，通云：『灰馬一頭。』果毅遂打二十。」嫂云：「此是騅馬一匹，何因喚作灰馬一頭？正合吃杖，不須悔恨。」青奴大喜，即云：「果毅猶遣明日更通。」嫂曰：「明日通時，果毅必應怪問云是誰教，必不得道是嫂教，可報云：『是阿兄教。』」青奴到明日通狀云：「騅馬一匹。」果毅問云：「是誰教你？」青奴云：「是阿兄教。」果毅云：「阿兄何在？」青奴云：「阿兄見在屋裏。」果毅又問云：「阿兄在裏作何物在？」青奴又報云：「阿兄在屋裏新生兒，見向蓐裏臥在。」果毅乃大怪笑。尋問，始知是阿嫂。

嘲誚

北齊徐之才後封西陽王，尚書王元景嘗戲之才曰：「人名之才，有何義理？以仆所解，當是乏才。」之才即應聲嘲元景姓曰：「王之為字，在言為　　，近犬便狂，加頸足而為焉，施角尾而成羊。」元景遂無以對。

徐之才又嘗宴人客，時有盧元明在座，戲弄之才姓云：「卿姓徐字，乃未入人。」之才即嘲元明姓盧字曰：「安七為虐，在丘為虛，生男成虜，配馬成驢。」元明嘿然，一坐歡笑。嘲元明二字：「去頭則是兀明，出頸則是無明，減半則是無目，變聲則是無盲。」元明亦無以對。

隋朝有一人姓馬，一人姓王，二人嘗聚宴談笑，姓馬者遂嘲王字曰：「王是你，元來本姓二，為你漫走來，將丁釘你鼻。」姓王者即嘲馬字曰：「焉是你，元來本姓匡，拗你

尾子東北出，背上負王郎。」遂一時大笑。

隋未劉黑闥據有數州，縱其威虐，合意者厚加賞賜，違意即便屠割。嘗以閑暇，訪人解嘲。當時即進一人，黑闥即喚令入於庭前立。須臾有一水惡鳥飛過，黑闥曰：「嘲此水惡。」其人即嘲云：「水惡，頭如鐮杓尾如鑿，河裏搦魚無僻錯。」黑闥大悅。又令嘲駱駝，「項曲綠，蹄波他，負物多。」黑闥大笑，賜絹五十匹。其人拜謝訖，於左膊上負絹走出，未至屏牆，即遂倒臥不起。黑闥令問：「何意倒地？」其人對云：「為是偏擔。」黑闥更令索五十屯同純綿，令著右膊上將去，令明日更來。其人將綿絹還村，路上逢一相識人，問云：「何處得此綿絹？」其人具說源由。此人即乞誦此嘲語，並問倒地由。此人問訖，歡喜而歸，語其婦曰：「我明日定得綿絹。」明日平旦，即於黑闥門外云：「極解嘲。」黑闥大喜，即令引入。當見一獼猴在庭前，黑闥曰：「嘲此獼猴。」此人即嘲曰：「獼猴，頭如鐮杓尾如鑿，河裏搦魚無僻錯。」黑闥已怪，然猶未責；又有一老鴟飛過，黑闥又令嘲老鴟，此人又嘲云：「老鴟，項曲綠，蹄波他，負物多。」黑闥大怒，令割卻一耳。走出至屏牆，又即倒地。黑闥令問，又云：「偏擔。」黑闥又令更割一耳。此人還家，婦迎門問綿絹何在，此人云：「綿絹，割卻兩耳只有面。」

隋張榮亦善嘲戲，嘗與諸知友聚會，乃各相嘲。有一人嘲云：「嘲，抽你皮作馬鞭梢。」張榮即報云：「嘲，剝你皮作被袋。」人問曰：「何因不韻？」張榮答曰：「會是破你皮折，多用韻何為？」

隋朝有三四人共入店飲酒，酒味甚酢又薄，三四人乃各共嘲此酒，一人云：「酒，何處漫行來，騰騰失卻酉。」諸人問：「此何義趣？」答云：「有水在。」又次一人嘲酒云：「酒，頭似阿濫觴頭。」諸人問云：「何因酒得似阿濫觴頭？」其人答曰：「非鶉頭。」又次至一人嘲云：「酒，向他籬是頭，四腳距地尾獨速。」諸人問云：「有何義？」其人答云：「更無餘義。」諸人共笑云：「此嘲最是無豆。」其人即答云：「我若有豆，即歸舍作醬，何因此間飲酢來？」眾乃大歡笑。

國初有人姓裴，宿衛考滿，兵部試判，為錯一字落第。此人即向僕射溫彥博處披訴。彥博當時共杜如晦坐，不理其訴。此人即云：「少小已來，自許明辯，至於通傳言語，堪作通事舍人，並解作文章，兼能嘲戲。」彥博始回意共語，時廳前竹，彥博即令嘲竹。此人應聲嘲曰：「竹，風吹青肅肅。陵冬葉不雕，經春子不熟。虛心未能待國士，皮上何須生節目。」彥博大喜，即云：「既解通傳言語，可傳語與廳前屏牆。」此人即走至屏牆，大聲語曰：「方今主上聰明，辟四門以待士，君是何物人，在此賢路？」即推倒。

彥博云：「此人非但著膊，亦乃著肚。」當為杜如晦在，故有此言。彥博如晦乃大歡笑，即令送吏部與官。

國初賈元逖王威德俱有辯捷，舊不相識，先各知名，無因相見。元逖髭鬚甚多，威德鼻極長大，嘗有一人置酒喚客，兼喚此二人，此二人在座，各問知姓名，然始相識。座上諸客及主人，即請此二人言戲。威德即先云：「千具羧曆皮，唯裁一量靺。」諸人間云：「餘皮既多，擬作何用？」威德答曰：「擬作元逖頰。」元逖即應聲云：「千丈黃楊木，空為一個梳。」諸人又問云：「餘木擬作何用？」元逖答云：「擬作威德枇子！」四座莫不大笑。

侯白嘗出京城外，路逢富貴公子出遊，自放鷂子，負馱極多，騎從鮮潔，又將酒食，野外遨遊。白於路上見此公子，即語同行伴云：「我等極饑，須得此人飲食。」諸人云：「他是達官兒郎，本不相識，何緣可得他飲食？」侯白即云：「仰我得之。」即急行趁及公子，問云：「郎君臂上喚作何鳥？」其人報云：「喚作鷂子。」侯白曰：「堪作何用？」其人云：「令捉鳥鵲及鶉。」侯白乃即佯驚云：「遂不知此伎倆？白莊上林中有三四窠，生兒欲大，總不紀括，既有如此伎倆，到莊即須養取此鳥。」公子大喜云：「莊去此遠近？」白曰：「二十餘里。」此人欲逐向白莊，侯白云：「旦來大餓，未得即往。」此人即下所馱飲食，並侯白同行伴數人皆得飽足。食訖，此人鷂子即作聲，侯白云：「白莊上鳥，身品大小，共公莊鳥相似，唯聲不同。」此人問云：「公鳥作何聲？」侯白云：「莊上鳥聲作求敕鳩。」此人乃大嗔恨而回。

侯白常共數人同行過村，村中一家，正有禮席，人客聚集。侯白即至門云：「白等數人，即是音聲博士，聞有座席，故來相過。」此家大喜，即引入對座，與飲食。食飽，主人將箏及琵琶、尺八與白令作音樂。侯白云：「白等並不作此音聲。」主人問云：「客解作何音聲？」白云：「並解吹勃邏回。」主人既嗔且笑，發遣令去。

隋開皇初，高祖新受禪，意欲上合天心，下順人望，每諸州奏有祥瑞，皆大喜悅。有人來獻瑞物，皆即得官。後有一人甚富，訪諸瑞物，若知有處，皆不惜錢。侯白東家有一胡患疳饒睡，家人每日常灸尾翠。侯白即覓富人云：「我知有一瑞物，你與我幾錢。」富人大喜，即與侯白二十貫錢。白即共作券契，不得翻悔。受錢訖，即引富人至胡家，見胡睡臥，家人正灸，富人云：「瑞物何在？」侯白指胡云：「此是九尾胡。」富人大嗔云：「何得是瑞？」侯白云：「若不信瑞，任汝就胡眼看，今見未覺。」富人即欲索錢，侯白出券共爭，遂一錢索不得。

嘗有一僧忽憶餛飩喫，即於寺外作得數十個餛，買得一瓶蜜，於房中私食。食訖，殘餛留鉢盂中，蜜瓶送床腳下，語弟子云：「好看我餛，勿使欠少，床底瓶中，是極毒藥，吃即殺人。」此僧即出。弟子待僧去後，即取瓶瀉蜜，搵餛食之，唯殘兩個。僧來即索所留餛蜜，見餛唯有兩顆，蜜又吃盡，即大嗔云：「何意吃我餛蜜？」弟子云：「和尚去後，聞此餛香，實忍饞不得，遂即取吃。畏和尚來嗔，即服瓶中毒藥，望得即死，不謂至今平安。」僧大嗔曰：「作物生，即吃盡我爾許餛。」弟子即以手於鉢盂中取兩個殘餛，向口連食，報云：「只做如此吃即盡。」此僧下床大叫，弟子因即走去。

有一僧年老　　疾，恒共諸僧於佛堂中轉經，即患氣短口乾，每須一杯熱酒，若從堂向房溫酒，恐堂中怪遲，即於堂前懸一銅鈴，私共弟子作號語云：「汝好意聽吾鈴聲，即依鈴語。」弟子不解鈴語，乃問之，僧曰：「鈴云：『蕩蕩朗朗鐺鐺』，汝即可依鈴語蕩朗鐺子，溫酒待我。」弟子聞鈴，每即溫酒。數日已後，弟子貪為戲劇，遂忘溫酒，僧動鈴已後，來見酒冷，責之曰：「汝何意今日，不聽鈴聲？」「為與舊聲有別。」僧曰：「鈴聲若何有別？」答云：「今日鈴聲，雲但冷冷朾朾，所以有別，遂不溫酒。」僧笑而赦之。

卷下

優旃

秦優旃善為笑言，然合於道。秦始皇嘗議欲大苑囿，東至函谷，西至陳倉。優旃曰：「善，多縱禽獸於其中，寇賊從東方來，令麋鹿觸之，足矣。」始皇乃止。及二世立，欲漆其城。優旃曰：「善，雖百姓愁費，然大佳哉！漆城蕩蕩，寇來不能上。即欲漆之極易，難為蔭室。」二世笑之而止。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一六四）〉

簡雍

蜀簡雍少與先主有舊，隨從周旋，為昭德將軍。時天旱禁酒，釀者刑。吏於人家索得釀具，論者欲令與造酒者同罰。雍從先主遊觀，見一男子路中行，告先主曰：「彼人欲淫，何以不縛？」先主曰：「卿何以知之？」雍對曰：「彼有淫具，與欲釀何殊？」先主大笑，而原舍釀者罪。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一六四）〉

晏嬰

齊晏嬰短小，使楚，楚為小門於大門側，乃延晏子。嬰不入，曰：「使狗國，狗門入。今臣使楚，不當從狗門入。」王曰：「齊無人耶？」對曰：「齊使賢者使賢王，不肖者使不肖王。嬰不肖，故使王耳。」王謂左右曰：「晏嬰辭辯，吾欲傷之。」坐定，縛一人來。王問：「何謂者，」左右曰：「齊人坐盜。」王視嬰曰：「齊人善盜乎？」對曰：「嬰聞橘生於江南，至江北為枳，枝葉相似，其實味且不同，水土異也。今此人生於齊，不解為盜，入楚則為盜，其實不同，水土使之然也。」王笑曰：「寡人反取病焉。」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二四五）〉

邊韶

後漢邊韶字考先，教授數百人，曾晝日假寐，弟子私嘲之曰：「邊孝先，腹便便；懶讀書，但欲眠。」

孝先潛聞之，應曰：「邊為姓，孝為字；腹便便，五經笥；但欲眠，思經事；寐與周公通夢，靜與孔子同意，師而可嘲，出何典記？」嘲者大慚。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二四五）〉

張裔

蜀張裔為益州太守，為郡人雍闓縛送孫權。武侯遣鄧芝使吳，令言次從權請裔。裔自至吳，流徙伏匿，權未之知，故許芝遣。裔臨發，乃引見。問裔曰：「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，貴土風俗，何以乃爾？」裔對曰：「愚以為卓氏寡女，猶賢於買臣之妻。」〈（同前）〉

張裕

初，先主與劉璋會涪，時張裕為從事，侍坐。其人饒鬚。先主嘲之曰：「吾涿縣特多毛姓，東西南北，皆諸毛也。涿令稱曰：『諸毛繞涿居乎？』」裕即答曰：「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者，去官還家，時人與書，欲署潞則失涿，署涿則失潞，乃署曰潞涿君。」先主大笑。先主無鬚，故裕云及之。〈（同前）〉

薛綜

吳薛綜見蜀使張奉嘲尚書令闞澤姓名，澤不能答。薛綜下行，乃云：「蜀者何也？有犬為獨，無犬為蜀，橫目句身，蟲入其腹。」奉曰：「不當復嘲君吳耶？」綜應聲曰：「無口為天，有口為吳，君臨萬邦，天子之都。」於是眾坐喜笑，而奉無以對也。〈（同前）〉

諸葛恪

諸葛恪對南陽韓文晃，誤呼其父字。晃詰之曰：「向人子而字父，為是禮也？」恪大笑，答曰：「向天穿針而不見者，非不明，意有所在耳。」孫權使太子嘲恪曰：「諸葛元遜食馬矢一石。」恪答曰：「臣得戲君，子得戲父。」答曰：「明太子未敢。」上曰：「可。」恪曰：「乞令太子食雞卵三百枚。」上問恪曰：「人令君食馬矢，君令人食雞卵，何也？」恪答曰：「所出同耳。」吳主大笑。〈（同前）〉

費禕

孫權嘗饗蜀使費諱，逆敕群臣：「使至，伏食勿起。」禕至，權為輟食，而群下不起。禕嘲云：「鳳凰來翔，麒麟吐哺，驢騾無知，伏食如故。」諸葛恪曰：「愛植梧桐，以待鳳凰。有何燕鳥，自稱來翔，何不彈射，使還故鄉。」咸稱善。〈（同前）〉

王戎妻

晉王戎妻，語戎為卿。戎謂曰：「婦那得卿婿，於禮不順。」答曰：「我親卿愛卿，是以卿卿。我不卿卿，誰當卿卿？」戎笑遂聽。〈（同前）〉

楊修

晉楊修九歲，甚聰慧。孔君平詣其父，不在。楊修時為君平設，有果楊梅，君平以示修：「此實君家果。」應聲答曰：「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也。」〈（同前）〉

孫子荊

晉孫子荊年少時，欲隱，語王武子云：「當枕石漱流。」誤曰：「漱石枕流。」王曰：「流可枕，石可漱乎？」子荊曰：「所以枕流，欲洗其耳；所以漱石，欲礪其齒。」〈（同前）〉

蔡洪

晉蔡洪赴洛，洛中問曰：「募府初開，群公辟命，求英奇於仄陋，采賢俊於嚴穴。君吳楚之士，亡國之餘，有何異才而應斯舉？」蔡答曰：「夜光之珠，不必出於盟津之河；盈握之璧，不必采於昆侖之山。大禹生於東夷，文王生於西羌，聖賢所出，何必常處。昔武王伐紂，遷頑民於洛邑，諸君得無是其苗裔乎？」〈（同前）〉

陸機

陸機詣王武子，武子有百斛羊酪，指以示之曰：「卿東吳何以敵此？」陸曰：「有千里蓴羹，未下鹽豉耳。」機在坐，潘安至，陸便起。安仁曰：「清風至，亂物起。」陸應聲答曰：「眾鳥集。」〈（同前）〉

諸葛恢

晉諸葛恢與丞相王導共爭姓族先後。王曰：「何以不言葛王，而言王葛？」答曰：「譬如言驢馬，驢寧勝馬也？」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二四六）〉

韓博

晉張天錫從事中郎韓博，奉表並送盟文。博有口才，桓溫甚稱之。嘗大會，溫使司馬刁彝謂博曰：「卿是韓盧後。」博曰：「卿是韓盧後。」溫笑曰：「刁以君姓韓，故相問耳；他人自姓刁，那得是韓盧後？」博曰：「明公未之思耳，短尾者則為刁。」闔坐雅歎焉。〈（同前）〉

王絢

晉王絢，彧之子。六歲，外祖何尚之特加賞異。受《論語》，至「鬱鬱乎文哉」，尚之戲曰：「可改為『耶耶乎文哉』」。吳蜀之人，呼父為耶。絢捧手對曰：「尊者之名，

安得為戲？亦可道草翁之風必舅！」《論語》云：「草上之風必偃。」翁即王絢外祖何尚之，舅即尚之子偃也。〈（同前）〉

孫紹

後魏孫紹曆職內外，垂老始拜太府少卿。謝日，靈太后曰：「公年似太老？」紹重拜曰：「臣年雖老，臣卿太少。」后大笑曰：「是將正卿。」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二四七）〉

魏市人

後魏孝文帝時，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，皆稱石發。乃有熱者、非富貴者，亦云：「服石發熱。」時人多嫌其詐作富貴體。有一人於市門前臥，宛轉稱熱。因眾人競看，同伴怪之，報曰：「我石發。」同伴人曰：「君何時服石，今得石發？」曰：「我昨在市得米，米中有石，食之，乃今發。」眾人大笑。自後少有人稱患石發者。〈（同前）〉

王元景

北齊王元景為尚書，性雖儒緩，而每事機捷。有奴名典琴，嘗旦起令索食，謂之解齋。奴曰：「公不作齋，何故嘗云解齋？」元景徐謂奴曰：「我不作齋，不得為解齋；汝作字典琴，何處有琴可典？」〈（同前）〉

石動筒

北齊高祖嘗宴近臣為樂。高祖曰：「我與汝等作謎，可共射之；卒律葛答。」諸人皆射不得。或云：「是髐子箭。」高祖曰：「非也。」石動筒云：「臣已射得。」高祖曰：「是何物？」動筒對曰：「是煎餅。」高祖笑曰：「動筒射著是也。」高祖又曰：「汝等諸人為我作一謎，我為汝射之。」諸人未作。動筒為謎，復云「卒律葛答。」高祖射不得，問曰：「此是何物？」答曰：「是煎餅。」高祖曰：「我始作之，何因更作？」動筒曰：「承大家熱鐺子頭，更作一個。」高祖大笑。高祖嘗令人讀《文選》，有郭璞《遊仙詩》，嗟歎稱善。諸學士皆云：「此詩極工，誠如聖旨。」動筒即起云：「此詩有何能，若令臣作，即勝伊一倍。」高祖不悅，良久語云：「汝是何人，自言作詩勝郭璞一倍，豈不合死！」動筒即云：「大家即令臣作，若不勝一倍，甘心合死。」即令作之。動筒曰：「郭璞《遊仙詩》云：『青溪千餘仞，中有一道士。』臣作云：『青溪二

千仞，中有兩道士。』豈不勝伊一倍？」高祖始大笑。又齊文宣帝曰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曰：「恕臣萬死即得。」帝曰：「好。」曰：臣昨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落蜜甕裏，臣為陛下卻還復上天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真乎？」對曰：「臣作夜夢隨陛下行，落一廁中出來，□□□□舐之。」帝大怒，付所司殺卻。曰：「臣請一言而死。」帝曰：□□□陛下得臣頭極無用，臣失頭□□□。」笑而舍之。〈（同前）〉

侯白

隋侯白，州舉秀才至京，機辯捷，時莫之比。嘗與僕射越國公楊素並馬言話，路傍有槐樹，憔悴死。素乃曰：「侯秀才理道過人，能令此樹活否？」曰：「能。」素云：「何計得活？」曰：「取槐樹子於樹枝上懸著，即當自活。」素云：「因何得活？」答曰：「可不聞《論語》云：『子在，回何敢死。』」素大笑。開皇中，有人姓出，名六斤，欲參素，齎名紙至省門，遇白，請為題其姓，乃書曰：「六斤半。」名即入，素召其人，問曰：「卿姓六斤半？」答曰：「是出六斤。」曰：「何為六斤半？」曰：「向請侯秀才題之，當是錯矣。」即召白至，謂曰：「卿何為錯題人姓名？」對云：「不錯。」素曰：「若不錯，何因姓出名六斤，請卿題之，乃言六斤半？」對曰：「向在省門，會卒無處見稱，既聞道是出六斤，斟酌只應是六斤半。」素大笑之。素關中人，白山東人，素嘗卒難之，欲其無對。而關中下俚人言音，謂水為霸，山東亦言擊將去為揳〈（音其朝反。）〉刀去。素嘗戲白曰：「山東固多仁義，借一而得兩。」曰：「若為得兩？」答曰：「有人從其借弓者，乃曰：「『揳刀去』，豈非借一而得兩。」白應聲曰：「關中人亦甚聰明，問一知二。」素曰：「何以得知？」白曰：「有人問：『比來多雨，渭水漲否？』答曰：『霸長。』豈非問一知二？」素於是伏其辯捷。白在散官，隸屬楊素，愛其能劇談。每上番日，即令談戲弄，或從旦至晚，始得歸。才出省門，即逢素子玄感，乃云：「侯秀才，可以玄感說一個好話。」白被留連，不獲已，乃云：「有一大蟲，欲向野中覓肉，見一刺蝟仰臥，謂是肉臠，欲銜之。忽被蝟卷著鼻，驚走，不知休息。直至山中困乏，不覺昏睡，刺蝟乃放鼻而去。大蟲忽起歡喜，走至橡樹下，低頭見橡鬥，乃側身語云：『旦來遭見賢尊，願郎君且避道。』」素與白劇談，因曰：「今有一深坑，可有數百尺，公入其中，若為得出？」白曰：「入中不須餘物，唯用一針即出。」素曰：「用針何為？」答曰：「針頭中令水飽坑，拍浮而出。」素曰：「頭中何處有爾許水？」白曰：「若無爾許水，何因肯入爾許深坑？」素又謂白曰：「仆為君作一謎，君射之，不得遲，便須罰酒。」素曰：「頭長一分，眉長一寸，未到日中，已打兩頓。」白應聲曰：「此是道人。」素曰：「君須作謎，亦不得遲。」白即云：「頭長一分，眉長一寸，未到日中，已打兩頓。」素曰：「君因何學吾作道人謎？」白曰：「此是阿曆。」素大

笑。白仕唐，嘗與人各為謎。白云：「必須是實物，不得虛作解釋，浪惑眾人。若解訖，無有此物，即須受罰。」白即云：「背共屋許大，肚共碗許大，口共盞許大。」眾人射不得。皆云：「天下何處有物，共盞許大口，而背共屋許大者，定無此物，必須共睹。」白與眾睹訖，解云：「此是胡燕窠。」眾皆大笑。又逢眾宴，眾皆笑白後至，俱令作謎，必不得幽隱難識及詭譎希奇。亦不假合而成，人所不見者。白即應聲云：「有物大如狗，而貌極似牛，此是何物？」或云是獐，或云是鹿，皆云不是。即令白解，云：「此是犢子。」白又與素路中遇胡，負青草而行。素曰：「長安路上，乃見青草湖。」須臾，又有兩醉胡，衣孝重服，騎馬而走，俄而一胡落馬。白曰：「真所謂孝乎，惟孝有之矣。」白初未知名，在本邑，令宰初至，白即謁，謂知識曰：「白能令明府作狗吠。」曰：「何有明府得遣作狗吠，誠如言，我輩輸一會飲食。若妄，君當輸。」於是入謁，知識俱門外伺之。令曰：「君何須，得重來相見？」白曰：「公初至，民間有不便事，望諮公。公未到前，甚多賊盜，請命各家養狗，令吠驚，自然賊盜止息。」令曰：「若然，我家亦須養能吠之狗，若為可得？」白曰：「家中新有一群犬，其吠聲與餘狗不同。」曰：「其聲如何？」答曰：「其吠聲恟々者。」令曰：「君全不識好狗吠聲。好狗吠聲，當作號號。恟々聲者，全不是能吠之狗。」伺者聞之，莫不掩口而笑。白知得勝，乃云：「若覓如此能吠者，當出訪之。」遂辭而出。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二四八）〉

劉焯

隋河間郡劉焯與從侄炫並有儒學，俱犯法被禁，縣吏不知其大儒也，咸與之枷著。焯曰：「終日枷中坐而不見家。」炫曰：「亦終日負枷坐而不見婦。」〈（同前）〉

山東人

山東人娶蒲州女，多患癭，其妻母項癭甚大。成婚數月，婦家疑婿不慧，婦翁置酒，盛會親戚，欲以試之。問曰：「某郎在山東讀書，應識道理。鴻鶴能鳴，何意？」曰：「天使其然。」又曰：「松柏冬青，何意？」曰：「天使其然。」又曰：「道邊樹有骨　　，何意？」曰：「天使其然。」婦翁曰：「某郎全不識道理，何因浪住山東？」因戲之曰：「鴻鶴能鳴者，頸項長，松柏冬青者，心中強，道邊樹有骨　　者，車撥傷，豈是天使其然？」婿曰：「請以所聞見者奉酬，不知許否？」曰：「可言之。」婿曰：「蝦蟆能鳴，豈是頸項長？竹亦冬青，豈是心中強？夫人項下癭如許大，豈是車撥傷？」婦翁羞愧，無以對之。〈（同前）〉

吃人

隋朝有人敏慧，然而口吃，楊素每閑悶，即召與劇談。嘗歲暮無事對坐，因戲之云：「有大坑深一丈，方圓亦一丈，遣公入其中，何法得出？」此人低頭良久，乃問：「有梯否？」素曰：「只論無梯，若論有梯，何須更問？」其人又抵頭良久，問曰：「白白白白日？夜夜夜夜地？」素云：「何須云白日夜地？若為得出？」乃云：「若不是夜地，眼眼不瞎，為甚物人入里許？」素大笑。又問曰：「忽命公作軍將，有小城，兵不過一千已下，糧食唯有數日，城外被數萬人圍，若遣公向城中，作何謀計？」低頭良久，問曰：「有有救救兵否？」素曰：「只緣無救，所以問公。」沉吟良久，舉頭向素云：「審審如如公言，不免須敗。」素大笑。又問曰：「計公多能，無種不解。今日家中有人蛇咬足，若為醫治？」此人應聲云：「取五月五日南牆下雪雪塗塗即即治。」素云：「五月何處得有雪？」答云：「五月無雪，臘月何處有蛇咬？」素笑而遣之。〈（同前）〉

李勣

唐左司郎中封道弘，身形長大而鬢甚闊。道弘將入閣奏事，英公李勣在後，謂道弘曰：「封道弘，你臀斟酌坐得即休，何須爾許大？」〈（同前）〉

李榮

唐有僧法執，形容短小，於寺開講。李榮往共議論。往復數番。僧有舊作詩詠榮，於高座上誦之云：「姓李應須李，言榮又不榮。」此僧未及得下句，李榮應聲接曰：「身材二尺半，頭毛猶未生。」四座歡喜，伏其辯捷。〈（同前）〉

令狐德棻

唐趙元楷與令狐德棻從駕至陝。元楷召德棻同往河邊觀砥柱，德棻不去，遂獨行。及還，德棻曰：「砥柱共公作何語？」答曰：「砥柱附參承公。」德棻應聲曰：「石不能言，物或憑焉。」時群公以為佳對。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二四九）〉

崔行功

唐崔行功與敬播相逐，播帶櫚木霸刀子，行功問播云：「此是何木？」播曰：「是栟櫚木。」行功曰：「唯問刀子，不問佩人。」〈（同前）〉

邊仁表

唐四門助教弘綽與弟子邊仁表論議，弘綽義理將屈，乃高聲大怒。表遂報曰：「先生聞義即怒，豈曰弘？」弘又報云：「我姓既曰弘，是事皆弘。」邊又應聲曰：「先生雖曰弘，義終不綽。」座下大笑。弘竟被屈而歸。〈（同前）〉

長孫玄同

唐長孫玄同幼有機辯，坐中每劇談，無不歡笑。永徽中，在京宴會，眾因語論及民間事。一人云：「醴泉縣去京不遠，百姓遂行蠱毒。此邑須遠配流，豈得令在側近。」一人乃云：「若令配流處還有百姓，此人復行蠱毒，豈不還更損人？」其人云：「若如此，欲令何處安置？」玄同即云：「若令玄同安置，必令得所。」諸人大喜，同即問之，答云：「但行蠱毒人，並送與莫離支作食手。」眾皆歡笑。貞觀中，嘗在諸公主席，眾莫能當。高密公主乃云：「我段家兒郎，亦有人物。」走令喚段恪來，令對玄同。段恪雖微有辭，其容儀短小。召至，始入門，玄同即云：「為日已暗。」公主等並大驚怪，云：「日始是齋時，何為道暗？」玄同乃指段恪：「若不日暗，何得短人行？」坐中大笑。段恪面大赤，更無以答。玄同初上，府中設食，其倉曹是吳人，言音多帶其聲，喚「粉粥」為「糞粥」。時肴饌畢陳，蒸炙俱下。倉曹曰：「何不先將糞粥來？」舉坐咸笑之。玄同曰：「倉曹乃是公侯之子孫，必復其始，諸君何為笑也？」坐中復大笑。玄同任荊王友。所司差攝祭官祠社，於壇所清齋。玄同在幕內坐。有犬來，遺糞穢於牆上。玄同乃取支床磚自擊之。傍人怪其率，問曰：「何為自徹支床磚打狗？」玄同曰：「可不聞『苟利社稷，專之亦可？』」〈（同前）〉

鬆壽

唐韋慶本女選為妃，詣朝堂欲謝。而慶本兩耳先卷，朝士多呼為卷耳。時長安令鬆壽見慶本而賀之，因曰：「仆固知足下女得妃。」慶本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鬆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：「卷耳，后妃之德。」〈（同前）〉

封抱一

唐封抱一任益州九隴尉，與同列戲白打賭錢。座下數百錢，輸已略盡，便欲斂手。傍人謂之曰：「何不更戲，覓錢回取之？」抱一乃舉手摸錢曰：「回，賜也何敢望回！」山東人謂「盡」為「賜」，故言「賜」也。〈（同前）〉

鄧玄挺

唐鄧玄挺入寺行香，與諸僧詣園觀植蔬。見水車以木桶相連，汲於井中，乃曰：「法師等自踏此車，當大辛苦。」答曰：「遣家人挽之。」鄧應聲曰：「法師若不自踏，用如許木桶何為？」僧愕然。思量，始知玄挺以「木桶」為「幪禿」。又嘗與謝佑同射。先自矜敏手，及至對射，數十發皆不中垛，佑乃云：「直由箭惡，從來不曾如此。」玄挺應聲報云：「自須責射，因何尤箭？」眾人歡笑，以為辯捷。權玄福任蕭機，遣郎中、員外極晚始許出。有郎中廳前逼階棗樹下生一小棗，穿砌磚而出，皆訝焉，既就看。玄挺時任員外郎，云：「此樹不畏蕭機，遂即磚輒棗出。」兵部侍郎韋慎形容極短，時人弄為侏儒。玄挺初得員外已後，郎中、員外俱來看。韋慎云：「慎以庸鄙，濫任郎官；公以高才，更作綠袍員外。」鄧即報云：「綠袍員外，何由可及侏儒郎中！」眾皆大笑。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五〇）〉

竇曉

唐竇曉形容短小，眼大露睛，樂彥瑋身長露齒。彥瑋先弄之云：「足下甚有功德。」旁人怪問，彥瑋曰：「既已短肉，又復精進，豈不大有功德？」竇即應聲答曰：「公自有大功德，因何道曉？」人問其故，竇云：「樂工小來長齋。」又問長齋之意，竇云：「身長知許，口齒齊崖，豈不是長齋？」眾皆大笑。〈（同前）〉

杜延業

唐華原令崔思誨口吃，每共表弟杜延業遞相戲弄，杜嘗語崔云：「延業能遣兄作雞鳴，但有所問，兄即須報。」旁人云：「他口應須自由，何處遣人驅使？若不肯作，何能遣之？」杜即云：「能得。」既而旁人即共杜私賭。杜將一把穀來崔前云：「此是何物？」崔云：「穀穀。」旁人大笑，因輸延業。〈（同前）〉

路勵行

唐路勵行初任大理丞，親識並相賀。坐定，一人云：「兄今既在要職，親皆為樂。諺云：『一人在朝，百人緩帶。』豈非好事？」答云：「非直唯遣緩帶，並須將卻襆頭。」眾皆大笑。〈（同前）〉

千字文語乞社

敬白社官、三老等：切聞政本於農，當須務茲稼穡，若不雲騰致雨，何以稅熟貢新？聖上臣伏戎羌，愛育黎首，用能閏餘成歲，律呂調陽。某人等並景行維賢，德建名立，遂乃肆筵設席，祭祀蒸嘗，鼓瑟吹笙，弦歌酒宴，上和下睦，悅豫且康，禮別尊卑，樂殊貴賤，酒則川流不息，肉則似蘭斯馨，非直菜重芥薑，兼亦果珍李柰，莫不矯首頓足，俱共接杯舉觴，豈徒戚謝歡招，信乃福緣善慶。但某乙某索居閑處，孤陋寡聞，雖復屬耳垣牆，未曾攝職從政，不能堅持雅操，專欲逐物意移，憶內則執熱願涼，思酒如骸垢想沿，老人則飽飫烹宰，某乙則饑厭糟糠，欽風則空谷傳聲，仰惠則虛堂習聽，脫蒙仁慈隱惻，庶有濟弱扶傾，希垂顧答審詳，望咸渠荷滴曆，某乙即稽顙再拜，終冀勒碑刻銘，但知悚懼恐惶，實若臨深履薄。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五二）〉

山東佐史

唐山東一老佐史，前後縣令，無不遭侮。家致巨富。令初至者，皆以文案試之，即知強弱。有令初至，因差丁造名簿，將身點過。有姓向名明府者，姓宋名郎君者，姓成名老鼠者，姓張名破袋者，此佐史故超越次第，使其名一處，以觀明府強弱；先喚張破袋成老鼠宋郎君向明府，其縣令但點頭而已，意無所問。佐史出而喜曰：「帽底可知。」竟還即賣之。〈（同前）〉

程季明

晉程季明《嘲熱客》詩曰：「平生三伏時，道路無行車，閉門避暑臥，出入不相過。今代愚癡子，觸熱到人家；主人聞客來，顰蹙奈此何，謂當起行去，安坐正谘嗟，所說無一急，嗶嗶吟何多？搖扇腕中疼，流汗正滂沱。莫謂為小事，亦是人一瑕。傳誡諸朋友，熱行宜見啥。」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五三）〉

諸葛恪

吳主引蜀使費禕飲，使諸葛恪監酒。恪以馬鞭拍禕背甚痛。禕啟吳主曰：「蜀丞相比之周公，都護君侯比之孔子；今有一兒，執鞭之士。」恪啟曰：「君至大國，傲慢天常；以鞭拍之，於義何傷？」眾皆大笑。又諸葛瑾為豫州，語別駕向台云：「小兒知談，卿可與語。」比往詣恪，不相見。後張昭坐中相遇，別駕呼恪：「咄，郎君！」恪因嘲曰：「豫州亂矣，何咄之有！」答曰：「君聖臣賢，未聞有亂！」恪復云：「昔唐堯在上，四凶在下。」答曰：「豈唯四凶，亦有丹朱。」〈（同前）〉

繁欽

魏繁欽嘲杜巨明曰：「杜伯玄孫字子巨，皇祖虐暴死射之；神明不聽，天地不與；降生之初，狀似時鼠，厥性蟊賊，不文不武；粗記粗略，不能悉舉。」〈（同前）〉

劉道真

晉劉道真遭亂，於河側為人牽船，見一老嫗操櫓，道真嘲之曰：「女子何不調機弄杼？因甚傍河操櫓？」女答曰：「丈夫何不跨馬揮鞭？因甚傍河牽船？」又嘗與人共飯素盤草舍中，見一嫗將兩小兒過，並著青衣，嘲之曰：「青羊引雙羔。」婦人曰：「兩豬共一槽。」道真無語以對。〈（同前）〉

祖士言

晉祖士言與鍾雅相嘲，鍾云：「我汝潁之士利如錐，卿燕代之士鈍如槌。」祖曰：「以我鈍槌，打爾利錐。」鍾曰：「自有神錐，不可得打。」祖曰：「既有神錐，亦有神槌。」鍾遂屈。〈（同前）〉

盧思道

隋盧思道嘗共壽陽庾知禮作詩，已成，而思道未就，禮曰：「盧詩何太春日？」思道答曰：「自許編苫疾，嫌他織錦遲。」思道初下武陽入京，內史李德林向思道揖，思道謂人曰：「德林在齊，恒拜思道；今日高官，向雖拜，乃作跪狀。」思道嘗在賓門日中立，德林謂之曰：「何不就樹蔭？」思道曰：「熱則熱矣，不能林下立。」思道為《周齊興亡論》，周則武皇宣帝悉有惡聲，齊高祖太上咸無善譽。思道嘗謁東宮，東宮謂之曰：

「《周齊興亡論》是卿作不？」思道曰：「是。」東宮曰：「為卿君者，不亦難乎？」思道不能對。〈（同前）〉

李愔

魏高祖山陵既就，詔令魏收祖孝征劉逖盧思道等各作輓歌詞十首，尚書令楊遵彥詮之魏收四首，祖劉各二首被用，而思道獨取八首，故時人號八詠盧郎。思道嘗在魏收席，舉酒勸劉逖。收曰：「盧八勸劉二邪？」中書郎趙群李愔亦戲之曰：「盧八問訊劉二。」逖銜之。及愔後坐事被鞭撲，逖戲之曰：「高槌兩下，熟鞭一百，何如言『問訊劉二』時？」〈（同前）〉

趙神德

唐初，梁寶好嘲戲，曾因公行至具州，憩客館中，閑問具州佐史，云：「此州有趙神德甚能嘲。」即令召之。寶顏甚黑，廳上憑案以待。須臾，神德入，兩眼俱赤，至階前，梁寶即云：「趙神德，天上既無雲，閃電何以無準則？」答云：「向者入門來，案後唯見一挺墨。」寶又云：「官裏料朱砂，半眼供一國。」又答云：「磨公小拇指，塗得太社北。」寶更無以對，愧謝遣之。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五四）〉

歐陽詢

唐宋國公蕭瑀不解射，九月九日賜射，瑀箭俱不著垛，一無所獲。歐陽詢詠之曰：「急風吹緩箭，弱手馭強弓。欲高翻復下，應西還更東。十回俱著地，兩手並擎空。借問誰為此，乃應是宋公。」〈（同前）〉

劉行敏

唐有人姓崔，飲酒歸，犯夜，被武候執縛，五更初，猶未解。長安令劉行敏，鼓聲動向朝，至街道逢之，始與解縛，因詠之曰：「崔生犯夜行，武候正嚴更，襆頭拳下落，高髻掌中擎，杖跡胸前出，繩文腕後生；愁人不惜夜，隨意曉參橫。」武陵公楊文瓘任戶部侍郎，以能飲，令宴蕃客渾王，遂錯與延陀兒宴，行敏詠曰：「武陵敬愛客，終宴不知疲；遣共渾王飲，錯宴延陀兒；始被鴻臚識，終蒙御史知；精神既如此，長歎傷何為。」李叔慎賀蘭僧伽，面甚黑；杜善賢為長安令，亦黑；行敏詠之曰：「叔慎騎烏馬，僧

伽把漆弓；喚取長安令，共獵北山熊。」〈（同前）〉

竇昉

唐許子儒舊任奉禮郎，永徽中造國子學，子儒經禮，當設有階級，後不得階。竇昉詠之曰：「不能專習禮，虛心強覓階。一年辭爵弁，半歲履麻鞋。瓦惡頻蒙<捋虎>〈（音國）〉，牆虛屢被杈〈（音初皆反）〉。映樹便側睡，過匱即放乖。歲暮良功畢，言是越朋儕。今曰綸言降，方知愚計　〈（音口懷反）〉。」〈（同前）〉

甘洽

唐甘洽與王仙客友善，因以姓相嘲，洽曰：「王，計爾應姓田；為你面撥獺，抽卻你兩邊。」仙客應聲曰：「甘，計你應姓丹；為你頭不曲，回腳向上安。」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五五）〉

契綟禿

唐京城有僧，性甚機悟，病足，有人於路中見嘲之曰：「法師是雲中郡。」僧曰：「與君先不相知，何因辱貧道作契綟禿？」其人詐之曰：「雲中郡言法師高遠，何為是辱？」僧曰：「雲中郡是天州，翻為偷氈，是毛賊，毛賊翻為墨槽，傍邊有曲綠鐵，翻為契綟禿，何事過相罵邪？」前人於是愧伏。〈（同前）〉

安陵佐史

唐安陵人善嘲，邑令至者，無不為隱語嘲之。有令，口無一齒，常畏見嘲。初至，謂邑吏：「我聞安陵太喜嘲弄，汝等不得復踵前也。」初上判三道，佐史抱案在後，曰：「明府書處甚疾。」其人不覺為嘲，乃謂稱己之善，遂甚信之。居數月，佐史仇人告曰：「言『明府書處甚疾』者，其人嘲明府。」令曰：「何為是言？」曰：「書處甚疾者是奔墨，奔墨者翻為北門，北門是缺後，缺後者翻為口穴，此嘲弄無齒也。」令始悟，鞭佐史而解之。〈（同前）〉

封抱一

唐封抱一任櫟陽尉，有客過之，既短，又患眼及鼻塞，抱一用《千字文》語作嘲之詩曰：「面作天地玄，鼻有雁門紫；既無左達丞，何勞罔談彼。」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五六）〉

山東人

山東人來京，主人每為煮菜，皆不為羹；常憶榆葉，自煮之。主人即戲云：「聞山東人煮車轂汁下食，為有榆氣。」答曰：「聞京師人煮驢軸下食，虛實？」主人問云：「此有何意？」云：「為有苜蓿氣。」主人大慚。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五七）〉

患目鼻人

一人患眼側及翳，一人患鼈鼻，俱以《千字文》作詩相詠。鼈鼻人先詠側眼人云：「眼能日月盈仄，為有陳根委翳。」患眼人續下句：「不別似蘭斯馨，都由雁門紫塞。」〈（同前）〉

傴人

有人患腰曲傴僂，常低頭而行。榜人詠之曰：「拄杖欲似乃，播笏便似及；逆風蕩雨行，面乾頂額濕；著衣床上坐，肚緩脊皮急；城門爾許高，故自匍匐入。」〈（同前）〉

田媼

唐京城中有婦人姓田，年老，口無齒，與男娶同坊人張氏女；張因節日盛饌，召田母飲啖；及相送出，主人母云：「慚愧，無所啖嚼，遣親家母空口來，空口去。」如此者數矣，田終不悟。歸語夫曰：「張家母去我大有飲食，臨別即云：『慚愧，親家母空口來，空口去』，不知何也？」夫曰：「此是弄君無齒。張家母面上有瘡瘢，眼下皮急，極沾胝，若更有此語，可報云：『祇是眼下急。』」田私記之。居數日，張復召田，臨起復云：「慚愧，空口來，空口去。」田母乃熟視主人母眼良久，忘卻「眼下急」，真云：「是眼皮沾胝。」合家大笑。〈（同前）〉

高敖曹

高敖曹常為《雜詩三首》云：「塚子地握槊，星宿天圍棋；開曇甕張口，卷席床剝皮。」又：「相送重相送，相送至橋頭；培堆兩眼淚，難按滿胸愁。」又：「桃生毛彈子，瓠長棒槌兒；牆欹壁亞肚，河凍水生皮。」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五八）〉

姓房人

唐有姓房人，好矜門地，但有姓房為官，必認云親屬。知識疾其如此，乃謂之曰：「豐邑公相〈（豐邑坊在上都是凶肆，出方相也）〉是君何親？」曰：「是姓某乙再從伯父。」人大笑曰：「君既是方相侄兒，只堪嚇鬼。」〈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二六〇）〉

殷安

唐逸士殷安，冀州信都人，謂薛黃門曰：「自古聖賢，數不過五人：伏羲八卦，窮天地之旨，一也；」乃屈一指，「神農植百穀，濟萬人之命，二也；」乃屈二指，「周公制禮作樂，百代常行，三也；」乃屈三指，「孔子前知無窮，卻知無極，拔乎其萃，出乎其類，四也；」乃屈四指，「自此之後，無屈得指者。」良久乃曰：「並我五也。」遂屈五指。而疏籍卿相，男徵諫曰：「卿相尊重，大人稍敬之。」安曰：「汝亦堪為宰相。」徵曰：「小子何敢。」安曰：「汝肥頭大面，不識今古，噇〈（徒江切）〉食無意智，不作宰相而何？」其輕物也皆此類。〈（同前）〉

煮簣為筍

漢人適吳，吳人設筍，問何物，曰：「竹也。」歸煮其簣，不熟，曰：「吳人曆轆，欺我如此。」〈（《類說》卷一四）〉

羊踏破菜園

有人嘗食蔬茹，忽食羊肉，夢五髒神曰：「羊踏破菜園。」〈（同前）〉

命群臣為大言

漢武帝置酒，命群臣為大言，小者飲酒。公孫丞相曰：「臣弘驕而猛又剛毅，交牙出吻聲又大，號呼萬里嗷一代。」餘四公不能對。東方朔請代大對，一曰：「臣坐不得起，

仰迫於天地之間，愁不得長。」二曰：「臣跋越九州，間不容趾，並吞天下，欲枯四海。」三四曰：「天下不足以受臣坐，四海不足以受臣唾，臣噎不緣食，出居天外臥。」上曰：「大哉，弘言最小當飲。」〈（同前）〉